



大猛坑村村部。



勤劳的大猛坑村村民。



姜三庙。

抗倭追敌大麦坑 兴学育才三皇庙



记者 黄晓慧



大猛坑村

大猛坑村石头老屋。

大猛坑村也是小土豆种植基地

记者在村部公开栏中看到一张7月31日发布的《大猛坑村党支部换届选举通告》，得知当天村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，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支部班子，成员为金玲娣、金茹艳、黄秀芬。

记者在村便民服务中心见到了支委黄秀芬，她娘家在乐清芙蓉，在村便民服务中心工作7年了，当文书5年。这次选举产生的党支部三个成员都是女的，她是大专毕业，另外村支书金玲娣等两人是本科毕业，都很年轻。

不少村民对党支部新班子寄予厚望，但兴村任务并不轻。大猛坑村当前共有村民350户，人口总数960人，其中党员31人，村民代表38人。全村年集体经济收入15万元，农民人均纯收入11366元。

文化礼堂中的村史村情介绍中称，大猛坑村户籍人口1006人，其中支部党员29人。

大猛坑村过去和现在有什么产业？黄秀芬说，以前村里有几个大户种葡萄，有的种了几十亩。但是，几年前，为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，稳定粮食生产，在“非粮化”整治中，原种葡萄的耕地包给人改种水稻了，秋季则种下梁菜（腌菜的原料）。邻村大球村和大猛坑村一样，现在都是小土豆种植基地。小土豆三个月就可收获，一年可种春、秋、冬三季，听说今年上半年行情较好，批发价在七八元到十元左右，效益不错。村里一般年纪大的村民，都在家种小土豆。

猛坑金氏为村里第一大姓

文化礼堂介绍称，大猛坑村辖区内姓氏有金、陈、谢、曹、王、黄、董、张、江、蔡、林、孙、邵等。

大猛坑村的第一大姓是金氏，关于猛坑金氏的历史，《温岭水洋金氏志》中有一篇原温岭市委报道组退休干部金宗炳撰写的《大球大猛坑金氏归族考证》提到，他的老战友大猛坑村党支部书记金守根（猛坑金氏第二十世孙）给他拿来4本《猛坑金氏家谱》，其中两本分别是宣统辛亥（1911）和民国辛巳（1941）重修的宗谱，另外两本是1994年重修的《大猛坑金氏宗谱》。

旧谱中有一篇《处士华山传》这样写道：“金氏承荣，字行义，华山其号也，处士文端公令嗣，宋登进士第谥靖公后，浙郡通政司下迁于台南猛坑之苗裔也。”

金宗炳认为，此句告诉我们华山的父亲文端是宋朝荣登进士的金九思“谥靖公”之后。

他写道：猛坑金氏十七世“洪”字辈，即水洋金氏三十七世“洪”字辈。此辈名与世系完全吻合。

纵观猛坑金氏离开水洋（水洋，时属台州府太平县）外出后，因在沿海山区的大球乡大猛坑艰难创业，家业不丰，故读书做官的不多。第十七世洪缺名祖谱是读书人，生于道光己亥（1839），寿终宣统二年十月三十日。援例而入成均，复捐，授授司马第，候选直隶州分府。第十七世宏开名祖号静庵，也是个读书人，业儒，生于乾隆壬子（1792）。

金宗炳在文中称，将新发现的猛坑金氏一脉，暂接昌宗派金文钺之后，详情待水洋金氏后裔考证。

但是金宗炳后来在编辑《温岭金氏文献录》过程中发现原来的推测有误，因为他在《谷吞金氏宗谱》中看到一篇明代赵大佑作的谱序，提到“绪公以进士为池州刺史，后因休仕，遂卜迁于浙东之赤城而居焉”。这个绪公（金绪），并不是金九思。而金绪的后裔有迁于“温郡盘山、五里、清屿”，他认为清屿就是温州乐清的青屿包括今大猛坑。当然青屿古称怪屿，因此这个结论还需再考证。

大猛坑村的陈氏是牧屿东陈陈氏后裔，谢氏则是桃夏谢氏分支，系文豹之后裔。

乡 愁



主办：温岭市侨联 温岭市社科联

温岭镇有一大猛坑村，古名叫“大麦坑”，后谐音为现名。

作为温岭西部一个较偏远的村，大猛坑村的存在感似乎并不强，不过，作为抗倭古战场，其旧名“大麦坑”，早就记载在抗倭史册上。

大猛坑（大麦坑）曾经设有烽火台，称“大麦坑台”或“大麦山台”。清《嘉庆太平县志》卷一下记载：

青屿，自大球西北来，径大麦坑台五里，山势凹深如壶，土人名月壶谷。有池在何处，广数亩，等多白莲……

戚学标《平泉志剩》载：

江下汛，轮防把总一员，马步战守兵丁共一百一十八名，兼顾下溪（楼）山台、小坞根口址、青龙山口址、青屿山台、大麦山台、千岭寨、平头山台、湖雾口址等台寨口址。

喻长霖纂民国《台州府志》卷四十二称：

大猛坑山，在大球山与青屿间。《戚志》（记者按：指清《嘉庆太平县志》）不列此山，但于青屿下云：自大球西北来，径大麦坑台五里。案，大麦即《道里记图》之大猛，其上有营房，有炮台基，旧为防守要地，故特另列。

明朝嘉靖四十年（1561），抗倭英雄戚继光在台州转战一个多月，在宁海、新河、花街、上峰岭、披山、洋坑、藤岭、长沙和洋岐等战役中九战九捷，大败倭寇，取得彪炳史册的台州大捷。大猛坑就是新河之战中追残敌之地。

清《嘉庆太平县志》卷十八《杂志》记载：

（明嘉靖）四十年辛酉四月，戚继光亲督兵趋宁海，分割海门中地，发中军游击兵协守新河。二十二日，贼三艘乘虚入新河港周洋登岸，又五艘继至。戚与金事唐尧臣闻报，以贼犯桃渚、健跳者势尚缓，周洋逼近新河所城，贼又前后来至，宜急击之。乃部兵疾趋新河，又令黄、太二县号召梁梁等姓乡助战。五艘夜遁去，余屯城外鲍主簿家。二十六日，薄新河城。唐、戚协谋，以指挥刘意、楼楠、张元勋、胡守仁等分阵，密授方略，使奇正相参，以县尉、武生监督之。千百总队长蒋瑞、蔡实等奋勇争先，贼大败，夜冒雨走。刘意、楼楠追至温岭大麦坑，于温岭烧死贼百餘。知县徐铁亦督乡兵会剿，贼大创而去。

同书中卷九又载：

徐铁 号后冈，信丰人，起家进士，嘉靖四十年知县事。会倭寇大至，参将戚督兵进剿，侯内筹军饷，外随堵御，冒雨进至温岭、大麦坑，与刘意、楼楠等同破贼，斩首二十余级……

《筹海图编》卷九和光绪、民国《台州府志》中也有内容基本上相同的记载。

三皇庙中曾办学

8月18日，记者驱车经竹盖线来到了抗倭古战场大猛坑村。在村部，见到了74岁的金宗祥、77岁的金汇根和70岁的许冬财等人。

大猛坑村的保界庙是姜三庙，以前叫作三皇庙，主祀姜三大帝。附近河畚村的湖西庙，主祀的也是姜三大帝，金溪村姆坑武陵庙中，也祀有姜三

大帝。大猛坑村姜三庙在溪坑西边的山脚下，金宗祥等人告诉记者，以前的三皇庙前还有座戏台。三皇庙里曾办过大猛坑小学，当时只有一位老师，是琛山人金龄柏。

“金老师的大儿子金台林也是老师。”金宗祥等人告诉记者，金老师就住在溪坑，他对同学们很好，有时候，下课后学生们跑到戏台上追逐嬉玩，上课铃响了，有的同学还没进教室，金老师也不恼，而是到外面叫他们赶快下来。还有，以前到三皇庙要过溪，那时还没有桥，碰到下雨天，为了让同学们安全过陡步，金老师将同学们背过溪。

8月27日，记者拨通了金台林老师的电话。他告诉记者，其父曾在县政协担任过多届政协委员（记者按，一届、五届、六届为特邀人士，二届、三届为社会人士）。在到大猛坑小学任教前，还曾在大坞当过代课老师，在大猛坑是民办教师，教了十几年书。在大猛坑村，常帮村民读信、代写书信，和他们关系较好。

据金宗祥等人回忆，金龄柏在大猛坑小学任教时，就住在三皇庙老庙。

金宗祥曾在三皇庙里教过夜学等识字班，也在现村部的猛坑小学教过书。

据《浙江省温岭县教育志》记载，1989年，大猛坑小学只有4个班，学生103人，教职工4人，其中公办3人、民办1人，学校负责人为谢顺法。

村民金守根介绍，后来大猛坑小学撤并了，村里的孩子们先后转到大球小学、青屿小学就读，现在则要到温岭三小就读。

曾经热闹的民俗节日六月廿二

姜三庙的寿日原是农历六月廿二，这一天，是过去大猛坑村村民的重要民俗节日。

“可能是因为过去太穷了吧。”金宗祥等人说，旧时寿日这天是不做戏的，但这一天，村民们要准备丰盛的菜肴，中午邀请亲眷朋友到家里来吃“八碗”。除了菜肴外，还要做一些点心，像年糕、青饺（青团）、肉圆、麦油煎，并且让客人回去时带一些走。“那时还是生产队时期，但是条件是好起来了，稻谷亩产都有五六百斤了，生产队会分一些粮给各户。”

那个时候没有冰箱，菜肴保鲜成问题，有时候，早买的菜，到六月廿二当天就不新鲜了。金宗祥说，有一年，他专门跑到东门头（村）那边买鱼，看到买鱼的手里拿着钞票，价钱也不问，就像“抢”一样。

就像原姆坑村改了武陵庙寿日，将寿诞日提前一样，大猛坑人也将六月廿二寿日提前了两个月，改为四月廿二。

金汇根介绍说，后来，到四月廿二这天，摊贩还专门跑过来做生意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，渐渐地，每逢四月廿二这一天，人们也就不叫客了，但是寿诞期间会请戏班来做寿戏。

曾以薯丝交售爱国粮

大猛坑村基本情况介绍中称：全村多山多田少河，一条竹盖线穿境而过，有“五山一水三分田，一分道路和庄园”的说法。

大猛坑村山地较多，过去种番薯的较多。甚至，与原姆坑村一样，卖粮（交售粮食任务）卖的也是薯丝。

金汇根介绍说：“给国家交粮食任务，薯丝要用好的鲜番薯加工，有虫眼的不行。”

村民们将晒干的薯丝装在脚箩里担到东塘头，因为早先的时候，连手拉车都还没有，只能用肩担。那时候，粮站在坞沙门村（大队）东塘头那边。

大猛坑村民落市（赶集）要到哪里去？金宗祥等人告诉记者，像青屿街、大球街、温岭街，甚至乐清的湖雾街都可以去，青屿街是每逢四、九赶集，大球街是二、七赶集，乐清湖雾街也是二、七赶集，温岭街则是一、六赶集。

早江厦港外面塘还没筑，江夏有海船进出，有树场，许多人家起屋（造房子）的木料，要到这里买。

那个时候的木材运输，从海上过来，大猛坑人也去拆过“树球”。所谓“树球”，就是伐木工人将砍下的树，用钢丝绳扎起来，像一个球，这样便于在海上运输。“这些树是从龙泉那边山里砍下的树，从溪坑里放下来，到温州海里，扎成树球，用机帆船拖来。”金宗祥等人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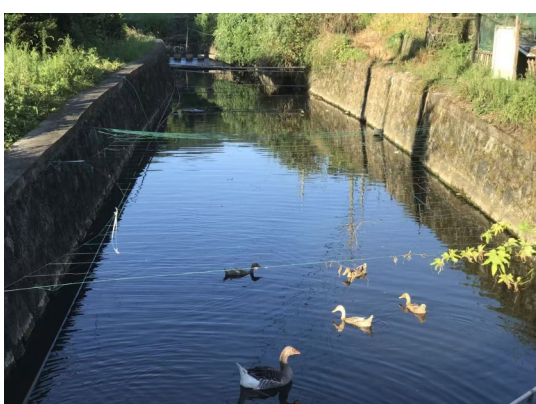
到20世纪70年代，七一塘筑了后，树场也外移到坞沙门。

过去因为穷，金宗祥也去永嘉山里攒（扛）过树。

在金宗祥等人的记忆中，上世纪，最难忘的日子，是1967年的“荒年”，这一年的“荒年”，是由于上百天的长期干旱造成的。

“我家好在搭山背（自然村）那边的番薯压（指种植薯秧）得早，其他全部晒死。”“稻插下去，刚抽稻头时，碰到了干旱……”在他们的记忆中，有吃“白烂”的难忘记忆。所谓“白烂”，是指“番薯种”有部分烂掉了，于是村民们将烂掉的部分削去，将肉还是白色的部分保留下来，晒干，磨成粉，做薯饼吃。“这个白烂，虽然有点气味，但还可以吃，黑的就不能吃了。”

那一年，梅溪、岭脚那边的农民组织去寒坑龙潭进行求雨活动。求雨，老百姓叫“接龙”。当时，浩浩荡荡的接龙队伍就曾经经过大猛坑大队。



姜三庙前溪坑。